

老屋，乡愁里淡淡的清香

◎张霞

凌晨4点，我从梦中惊醒，努力回想梦中的场景，依稀听见母亲的声音：“丫头，你还好吗？好久都没有回家了吧，家里的银杏都在掉了，天冷了你要记得添加衣物。”微闭双目，母亲、老屋如从梦中溢出般，久久浮现脑海。望着窗外的霓虹，思念的种子便在心里生根发芽。想家、想老屋、想回到儿时，想回到载满童年回忆的老屋。

老屋，曾经生我养我，陪伴我度过快乐的童年和美好少年的地方。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屋对我这个游子来说却越来越远了，甚至有点模糊与淡化。我梦见了老屋，梦见了母亲。或许是这段时间谈及老屋修建的原因吧。村支书说：“你家老屋快垮了，可以重修”；干妈说：“丫头，小区在改造，要不要报名”；妹妹说：“姐姐，我们把老屋修了吧”。是啊！我的老屋已经老了，30多年来，它庇佑着我和小妹以及我的长辈们，庇佑着我们幸福、快乐的生活。

老屋是上个世纪90年代修建的，修建老屋时，我的小妹刚出生，那时我也只有4岁。听长辈们说，父母在筹建房屋时吃了很多苦，每年到雨季就去外公上班的高原采集菌类，不管天晴还是雨天，不管道路泥泞难行，不管风吹雨打，他们都往返于山林之间。从采菌到晾晒再到销售，都是独立完成。辛苦的劳作换回了漂亮的“小青瓦”。从此我们一家在老屋里过着简单而幸福的生活。

老屋坐落在廖家龙岗村，总共有7间房屋，4个卧室，1个客厅、1个厨房、1个堂屋，还有1个小院坝。

小院坝我们天然的游乐园，那是我最爱的地方，院坝不大，有一个羽毛球场那么大，这里留下了我太多太多的回忆了。小时候放学回家路过小沟边，表姐就下河摸螃蟹，我就一个二个往书包里装，大大小小的螃蟹先装满一书包再说，一回到家就把螃蟹放进院坝，看见一院坝爬行的螃蟹开心的坐在一边哈哈大笑。有时候太调皮了，父亲就惩罚我扫院坝，每次看见这个院坝既喜欢又头疼，总是唠叨父母为什么把院坝修那么大，拿着扫帚的我一边流泪一边扫地。

现在想起儿时的趣事，感觉童年就是一个五彩缤纷的梦，在这梦里装着甜蜜的糖果。童年是美好的，那时候每年农忙大人们忙着出门收割农作物，晾晒农作物就交给我们小朋友，拿着木耙从这头推到那头，玩得不亦乐乎。金黄的农作物散发出阵阵香味，夏季太阳总把人晒得懒洋洋的打着哈欠，但又不能睡觉，因为那些农作物还得我们照顾，不让小鸡偷吃，不让小狗抛。于是我们想着法不让自己休息，就在院坝不停闹腾……

闲暇时母亲和外公还在院子周围种了很多花草草和果树。有母亲种的桃树、桔树，外公种的樱桃、银杏还有我最爱的玫瑰花。每年春天桃花、樱花竞相开放。站在树下，一朵朵美丽的花儿顶着嫩黄的尖，调皮的探出头，有的还是花骨朵看起来饱胀得马上就要绽放，一阵微风过后朵朵花儿像一只只蝴蝶拍打着翅膀翩翩起舞，让人神迷意醉。一到十月，银杏树上的叶子就开始慢慢发黄。站在银杏叶落满的地上，总有一些莫名的伤感，或许因为那是外公种下，注目仰望，叶片重叠，阳光从缝隙中照射，光影斑驳，我不由伸出双手轻轻触摸，仿佛外公就在眼前。

在院坝左侧是客卧堂屋和父母的卧室。家里人少客卧几乎成了杂物间。连接客卧是我家堂屋，那时候农村每家每户修房子就要修堂屋。在过去，堂屋是举行家庭祭祀或重大礼仪的场所，每逢除夕夜，外婆和母亲都要煮上肉类放进堂屋，再点上香烛纸钱来纪念长辈的长辈。可是不喜欢堂屋，即使再放更多好吃的祭品我都不喜欢进去，因为堂屋对我来说是伤心之地，在堂屋里我送走了三位最爱的亲人。一次又一次的伤痛，一次一次的生离死别，以至于我每次回老屋都不看堂屋，眼光直接跳过。因为我不想再次触摸内心的疼痛。

堂屋旁边就是母亲的卧室。床、衣柜、书桌和一个柜子就是卧室的摆设。仔细看泛黄的墙上你会发现母亲留下的点滴。“10月17日，米20元、油2元；12月8日，电费10元、丫头药费2元……”长大后每年回到老屋，我都要轻轻抚摸墙上母亲的字迹。都会感到一种很亲切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像牵着母亲的手，温暖又温馨，思念的泪水不知不觉湿润我的双眼。走到床边，看似简单的床是母亲的嫁妆，记得小时候自己不敢睡觉的时候，总要缠着母亲、搂着母亲，躺在母亲床上不走，整个房间都充满幸福的笑声。“这个是我的丫头，这个是我的陈宝，我的女儿爱你们。”这是我听过最动听的告白，永远记在心里。另一个卧室就是我和小妹的闺房。不足8平方的小屋记录下我们成长的点点滴滴。夏季的夜晚，质朴的农家早已熄灯，凉风习习吹过老屋，偶尔一两只萤火虫飞进闺房，那一闪一闪的萤火像生花、像烟火，忍不住把它装进蚊帐，让它的光照亮闺房的空间。而我和小妹在萤火的微光里甜蜜进入梦乡。

在母亲卧室和我们闺房中间是厨房和客厅，半弧形的灶台是那时农村的标配，小小的灶台母亲炒菜、父亲烧火。最好吃的酸菜鱼就出自这个灶台，我偶尔也帮忙，不会烧火的我经常把厨房弄的乌烟瘴气，摔坏碗、盘子那是常事。母亲来不及做饭的时候我和小妹就搬个小凳在灶台前学着母亲的样子开始炒菜，炒出来的菜黑黑的，母亲却吃的津津有味。

长大后的我们陆续离开了老屋，唯有父母冰冷的坟墓还陪伴着老屋。老屋记录下我太多太多的回忆，老屋有母亲的心血，有外公的身影……

远在他乡游子很少回老家，老屋就像一位老人，安详、静静的守住那份乡愁。如今老屋要拆了，唯有在脑海中记住老屋，记住乡愁，记住那抹淡淡的清香，沁入心脾，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乡土器物记

二齿锄

◎黄孝纪

亲提了篮筐，拿了砸仔仔，把她计划栽种的菜秧小心挖了，连着一层浅浅的根部泥土，装在篮筐里。

在已经翻了土，开好了小土坑的菜地里，母亲弓着腰身，面前放着篮筐。她右手握着砸仔仔，在小坑底部挖一锄，扒拉开泥土，左手随即从筐里拿一茎秧苗，放进扒开的口子里。放下砸仔仔，她双手捏着菜秧根部往土壤里一按压，又顺手从小坑周边扒一层泥土掩上，一株菜秧子算是端端正正栽好了。再移步往前，推着篮筐，栽种下一株。这样依次进行，直到菜秧全部栽完。刚栽上的秧苗，母亲要逐一淋上安苑水，利于菜秧与土壤的融合与成活。

以后的日子，母亲不时淋淤，捉虫，除草。一株株菜秧呼啦啦疯长，开支拔节，枝繁叶茂，花如灿星，瓜蔬累累。

端午临近的时候，金黄的麦地已经收割，翻了土，挖了一行行密密麻麻的碗口大的小坑。园土里的红

薯秧苗翠绿绵长，密密实实，正是剪红薯秧插红薯的好时节。红薯的枝条每隔三个叶片剪成一截，用来栽插。插红薯秧的过程与栽种菜秧类似，也需要带着砸仔仔扒口子。不同的是，红薯秧耐旱，栽上就不再管它，任由日晒雨淋，自然生长。

经过两个季节的收获，到了深秋初冬，菜园里的辣椒茄子苦瓜南瓜诸般菜蔬叶枯藤死，到了生命的尽头。全部扯了，菜地再次变得空旷。这个时候，早些日子播种的大白菜、大头萝卜、大青菜等这类冬季菜蔬的秧子已长得翠绿可爱了。菜地经过新一轮翻土开坑，在砸仔仔的协助下，母亲又给空闲的菜地栽种了新的生命，繁星般的点点绿意。

对于童年的孩子来说，砸仔仔也是一件日常的玩具。到野地里挖萝卜用来炒泥鳅炒蛋，挖白嫩嫩的甜茅草根放进嘴里大嚼，月夜里到坚硬如铁的地里偷凉薯，掏土洞，挖泥巴，般般都用得上砸仔仔。



小说连载 香秘

神判

◎嘎子

当夜云的边沿透出一丝亮光时，盘腿坐在雪坡顶端的喇嘛吉巴吹响了白海螺。粗犷的声音破云而起，在冰冻的山壁上碰撞，在黑色的森林上空回旋。

嘟呜——

阿注人来不及收拾帐篷，灭掉篝火，赶拢牛羊圈起来，然后都朝这个雪坡前聚集。那里正烧着一口大锅，锅里的东西已经沸腾，喷出浓浓的白雾。

这个冷掉大牙的早晨，阿注部落将进行一次神圣严肃的神判。这一切都会按照古藏王松赞干布的《十六法》规定进行。铁锅里的油已烧得滚开，辨明事非的黑白石子由吉巴当着人们的面丢进了沸油内。摸到白石子无罪，摸到黑石子有罪，这些除了摸石人要有英雄胆气，还得胸中无鬼，才能理直气壮地伸手入沸油捞起石头，面对佛主的慧眼明晰。

维色天没亮就坐在了锅旁，呼呼拉响了皮火筒。火焰烤着他粗糙的脸。他拉皮火筒，觉得那噗噗的声响像他的狂躁不安的心跳。他抬起头，看见全部落的人都站在他的面前。他又细看了个遍，人群里没有帕迦。

“维色兄弟，你找谁呀？是那个癩鬼吗？谁不知道他是老林深处的狐狸怪转的世，早就滑溜溜的逃走了吧。”大耳朵泽朗说。

“我瞧呀，他正躲在那母牛肚子底下睡觉吧。”亚生龙有些结巴，嘴里还嚼着什么东西，边嚼边说。人们只听见牛反刍一样的叭叭声，什么也没听清。

“喂，亚生龙，你是说你老婆有个好肚皮吧，给你下了那么多的崽，还想把我们的大头人装进她的大肚皮里。”

话音刚落停下，就听见哇地一声

尖叫，亚生龙老婆肥大的巴掌早扇到那个乱嚼舌头的小伙子脸上。

人们轰地大笑起来，笑声夹着女人怀里婴儿的哭闹，混着粗大嗓门的咒骂声，严肃的神判有些混乱了。

维色咬着牙，一脸的严峻，举起双手像一个真正的领头人，用哄亮的嗓音叫人们安静。潮水涌过似的混乱渐渐平静了，人们看着维色像看着年轻的头人，脸上也严峻起来。“我们的吵闹会把地底的恶龙吵醒，把护佑我们的神灵吵走。”维色说：“风在刮，雪在下，神山在倾听我们的声音。我敢打赌，我们的癩头人不是个不守承诺，违背誓言的人。他会来的。他向四山的神灵发了重誓的。”

有人惊喜地张大了嘴，有人却悄悄地冷笑。晨雾不知不觉中消散尽了，留下冻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天空。雪野还是一片沉寂，篝火在残存的木炭中烧得血红，让围在火旁的人眼内滚烫。锅里的热汽破布一样的飘荡，石头在油内哗啦啦滚动。维色腿劈得很开，稳稳立在雪地上，那颗阿汉汉子的坚毅的脸朝向远处。此时，他有些怀疑那个把誓言当风的癩子了。

“亚生龙，你去癩鬼帐篷里看看，对他说，神判的时辰早到了。”

亚生龙去了一会儿，空着手回来，有些气恼。

“他帐篷内是空的，连马粪蛋都没留下。”

“他家的人呢？他老婆还有他女儿也不在？”

“在睡觉。他女儿刚从死亡里挣扎出来，又失去了洛尔丹，病得不轻呀。”

“她们没说老癩子的下落吗？”

“她们见我来了，只是哭，啥也

没说。可怜呀，造孽呀！”

“这老狐狸是逃了。我去追他回来，扔到油锅里炸出他黑心的骨头！”维色扎紧靴带，就要朝山下追去。

蹲在地上沉默不语的喇嘛吉巴站起来拦住他，脸上堆着平静柔和的笑，说：

“维色兄弟，别忙着去追了。我看呀，他是不会逃跑的。”

“让开！你念你的消灾经去吧，别拦住我。”

“帕迦是头人，会守信用的。”

“他是心虚，一个杀了我父亲阿注老头人的贼是没有信用的。我要去抓他回来清算这笔帐！”

索南卡把那柄擦拭得油亮的狐骨杈恭敬地放在维色手里，然后跪下来，非常虔诚地磕了三个响头，抬起头朝四周看看，见所有阿注人都跪在雪地，朝维色磕头。索南卡得意了，脸颊红喷喷的，眼内闪烁着愉快的光芒。他很想大声说，他是第一个为新头人磕头的人呀！

维色没追了。他站在雪地，抓起一把把雪撒在头顶，又捧起雪在发烫的颊颊上冰着。他觉得狂躁的心平静些了，就又回到了火堆旁。他朝火里添了些柴，呼呼呼拉响了皮火筒。

黑色的雾又在头顶聚集，风噓着尖厉口哨，卷起一阵又一阵雪浪滚滚涌来。

“让开，让开点！怎么尽是挡路的狗屎呢？我来了，让开！”

索南卡从人群里挤出来，摘下冒着热气的毡帽，擦拭一把滑光的胖脸，眯着眼睛朝维色嘿嘿傻笑。

“维色兄弟啦，你猜不到我是从哪里来的吧？”

“难道你是风刮过来的吧？”维色也看着他笑。

故乡的山路

◎侯骞

一座大山，耸立成天地之间的一根柱子一条山路，盘绕而上连通一座村庄的梦想

日子，走在弯曲的山路上童年的笑声在奔跑少年的歌声在追逐多少次摔了跟头站起身来，体魄健壮擦掉眼泪，意志坚强后来我们长大了把梦想装进胸膛带上青春去远方

从此山路成了故乡的柔肠一头是乡愁一头是遥望而今梦里回乡踩着牛粪和土香听着蛙鸣和蝉唱路旁是指路的鲜花和高粱我看见山路的尽头母亲只身立在门口张望鬓发如霜

对话。文静 摄